

六臣註文選

開化圖書館

kaic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ku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表下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善曰

孫盛晉陽春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云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

氏置守家人俊為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翰同善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善曰尚書王曰

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臧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也 銑曰革改

也湯伐桀改封夏之後於杞杞國春秋征伐則晉脩虞

祀燕祭齊廟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脩

為後愚廢善曰成湯夏禹賢興國誠仁聖所哀悼而

不忍也故三王五臣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

之義善曰論語曰繼絕卅左氏傳晉隨武子曰柔服德也

傳云伐叛刑也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

一時並五臣祀善曰漢書曰高祖撥亂猶脩祀六國又詔

襄王皆絕二後其餘秦始皇帝守家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二

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二與他事也良曰諸絕祚謂諸公

子絕祀者皆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二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置守冢人表

解

善曰漢書灌嬰斬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將以位嘗侔尊

臨而去也翰曰逮及也臨謂俯屍哭也

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

顛禮之若舊善曰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與之暴也國語單

襄公曰高位寔疾顛也銑曰侔齊也言項羽嘗與高祖齊尊而勢力均平功奪其成謂破之也恩與其敗謂哭之也暴

與疾顛謂羽卒起卒亡若舊謂禮與六國同殘戮之尸乃以公葬善曰漢書

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向曰殘戮謂分斷其身也若使羽位承前緒世

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墜許規切善作隳

有後可冀濟曰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智王力屈於漢全身歸命則必楚廟不廢可冀望也伏

惟大晉應天順民五臣武成止戈善曰禮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應於

天左氏傳楚子謂蒍黨曰夫文止戈為武良曰言用文德不用干戈西戎有即序之人

京邑開吳蜀之館

善曰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

蜀二王館與相連朝聘之次序吳蜀歸序各築館京邑以館之

翰曰西戎遠國也序謂有

興滅加乎

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

洋之美

善作義

未足以喻

善曰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

五帝之行大道湯武之稱仁衆盛之美不足比也

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

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

千里

善曰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漢書曰凡二千石以銀印青綬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

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也向曰孫氏謂皓子弟也祚福也金印也青綬也言孫氏子弟比肩

為諸侯佩晉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

當時受恩多有過望

齊曰過望也謂恩澤也臣

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鳴鶉恤功愛子及室

善曰

置字家人表

深

毛詩曰鴝鵒鴝鵒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良曰自葉流根謂

吳子孫蒙晉官爵榮先祖也鴝鵒鳥也言此鳥憂毀其室子

喻皓也室善同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善同

翰曰詩云昊天罔極又云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此恩惠深也善追惟吳偽武烈皇帝善

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善遭漢室之弱

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銑同善注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眾犯難破董卓於陽

人濟神器於甄井善曰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

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

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

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真銑同善注威震羣

狡名顯往朝栢王才武弱冠承業

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

也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栢王向曰羣狡謂董卓之徒

也往朝謂漢朝也堅子策以才武定亂謚曰長沙栢王也承

業謂承父堅業招百越之士奮鷹鳥揚之勢善曰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

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濟曰招集也百越南越之號也言集彼武士奮舉之勢如鷹鳥飛揚之貌

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

著善曰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良曰時漢帝都許大

功雖則不終至極之忠亦為著明矣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

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

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翰曰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開吳謂為吳主

也三葉謂堅策權也言陵墓園邑為采薪者殘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

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

統曰破吳之時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謝故舉勞則力

置守家人表

深

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

坐則異世

五臣作代

已輕

向曰言論功勞則嘗効力於漢在德則經存養江南百姓言正刑則

漢魏之時征伐不為晉寇也若緣孫皓之坐則是遠祖應輕也

若列先賢之數蒙詔

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二靈則人望克厭誰不

曰宜

齊曰裁淺表明克能厭足也言淺加明異於常人寵貴二者則百姓意望足皆云合宜也

二君私

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

四時修護頽

五臣作積

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良曰平民

百姓也蠲免也

讓中書令表

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善曰何法盛潁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

蕭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
薨翰曰監令不同蓋相類也餘同善注

臣亮言臣

五臣無亮言臣

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

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

求食而已

善曰中州為洛陽庾氏穎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

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

猶節操也庾氏所居喪亂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庇蔭也有道謂元帝也爰於也言我客游逃難以求食而已不悟

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向曰時福謂蒙授爵祿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異常謂眷殊於平人也

既

五臣無既字

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

故申婚姻又曰中宗聘亮妹為皇太子妃史記豫讓曰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勗力

深

同心申之以婚姻向曰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國士謂分義之士申重也

濯纓沐浴玄風善曰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方可以濯我纓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

任弱冠二十也濯纓入仕也言少登仕宦沐浴天子道教

頻繁省闈出揔六軍善曰向法盛晉書曰王粲表亮為中領軍良曰頻數繁多也省闈

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天子六軍出揔六軍謂為王躬中領軍也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翰

言爵祿越先進之人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

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銑曰言無功而被顧遇無

有與臣為比者然無德而居厚祿則災害生止足之分臣將宜守之而偷榮昧進日爾一

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

善曰先帝元帝也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向曰謗讟誅也塵猶穢也言我竊冒榮祿日復一日毀誅既眾是

穢明朝以此事聞徹而元帝崩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

政維新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濟曰區區猶勤也竟宰輔賢

終祚福也言明帝升位政教法令改舊自新也

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五臣實在五臣至公善曰尚書

答繇曰庶事康哉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也良曰庶衆寮官咸皆允信也至公無私也而

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善又有臣領中書四字則示天下

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

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春秋曰庾亮明穆皇后兄也良曰如國恩於臣不已令臣領中書則非至公之

理是示天下私情也向者自發問之辭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

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善曰老子曰太上知有之何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

讓中書令表

解

館
ry

之君也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翰曰姻婭妻族之親骨肉謂兄弟中表內外姨舅兄弟也此意言母姨之親猶可而妻族最涉嫌疑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言天子之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

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

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

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决不盡

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 善曰西征賦曰窺七貴於漢庭七族謂呂霍上官趙丁傅

王也東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相思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 銑曰言大道既喪天下之人皆私厚妻

族以為更無至公之人咸皆也抑謂抑止后之宗黨不令過寵也如此則宗黨安若后族進用者則宗族危亡言此諸黨

以才平進者則少敗而今盡敗者則姻親所厚近謂惠懷等后家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

瑕猶或見容向曰庶姓謂與國無親者朝無黨援豈非輕薄也然且小過或見寬容瑕猶過也至

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

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濟曰

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也四時根援喻諸王也財淺也淺居權寵之地則四方側目而懼事有不允

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敝良曰允信也不容

中亦不足容受也弊頽仆也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

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翰曰其故何耶自發問故

如是言由婚姻涉衆情之嫌故致毀敗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

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闥之內矣此皆往代

諫中書令表

海

成鑒可為

善作謂

寒心者也

銑曰疏附謂異姓用賢也姻進謂外戚用事也重闕

宮門也言外戚用則賢臣不進而禍亂之成由於內矣征伐謂呂霍等也以此為戒足為寒心戰懼也夫萬

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

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

善曰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也向曰言物有不

通達者聖人因而任之陛下冒親戚嫌疑求今以臣之才

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

善作劇心膂

善外揔兵權

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賈逵國語注曰膂脊也齊音呂濟曰以臣才言薄才也如此嫌謂是后兄也言中

書今為天子心脊揔兵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

禍可立待也

善曰孫卿子曰亂則危辱賊云可立而待也良曰言用我以求理未聞其可致我以此招

禍敗行立可待也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

善曰二相王勃王導也王隱晉書曰

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也翰曰二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相左右丞相欵誠也

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善曰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

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眾不可戶說方孰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銑曰寮官也頗少也

坦然明白貌眾不能明無私情故生疑也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

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

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向曰人愈勝苦憂貽遺

也言非惡榮寵甘貧賤知恭君命受職則勝違君命則憂雖無知何事違君命自違患責爾實五臣無實字

仰覽殷鑒晝里已知弊五臣身不足惜為國取悔

善曰毛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濟曰殷厚悔禍也言厚觀前代之戒度已必儆誠不惜身恐為國禍是以

讓中書令表

解

惶惶貢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

五臣作懼屏營不知所厝善曰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國語申胥曰

昔楚靈王獨行屏營翰曰惶惶誠也察諒見信也懼惶懼也屏營徘徊也厝置也

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

私門以待刑書善曰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也尚書

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銑曰今地謂嫌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

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善無則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矣向曰天地鑒察日月之明愚誠款也

薦譙元彥表善曰孫盛晉陽春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靜不交

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劬秀秀不應躬耕山藪相温平蜀反役上表薦秀也

栢元子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栢温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

曹亮 濟

同善注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

貞之義彰

善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左氏傳荀息曰

大朴大道也高尚隱逸也標表也喪亡昏暗彰明也言堯薄

之代則隱逸見昏亂之時則忠貞明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善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

擇曰異哉后之為人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

清冷之淵翰曰洗耳河上謂許由也湯以天下讓務光務

光不受遂自投清冷泉而死邈遠也言此可以振玄遠之風也亦有秉心矯跡以躬在

三之節

善曰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

薦讓元彦表

深

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章昭曰三君父師也 銑
曰秉執矯擇敦厚也言士有執心擇迹厚君父之節 是故

五臣 作以 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

靜一流競 善曰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 向

之近言重此以厚人 俗訓人不為奔競也 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

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 善曰東觀漢記

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論語比考識曰聖王御世何龍 負卷舒圖劉淵林注吳都賦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為神州

濟曰符瑞也言世運無常通之理時有險難之道圯毀裂分 也神州洛陽也丘墟荒殘也諸處皆賊虜所據晉唯有江南

之地故三 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 善

方分毀 鄭玄曰置兔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眾多也 良曰兔置網

也詩云肅肅兔置俞毅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 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刺宣王不 斯 五臣無 有識之

能留賢也絕響無聞謂宰任之無遺也

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善曰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歎阮瑀為曹公

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

良曰悼傷雅正也言古之弃賢謂大雅君子所傷歎也

陛下聖德

嗣興方恢天緒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

臣昔

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李勢

盜蜀温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

戮杜預曰鯨鯢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銑曰奉役謂將軍征蜀也鯨鯢大魚能吞食小魚喻李勢也既懸謂

梟首而平蜀也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

浞之墟想王蠋

蜀於二齊之境

善曰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

夏政弃武羅伯因能鬻耄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

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今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母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

薦誰元彦表

深

以爲將封子萬家蠟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盡
邑王蠟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
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云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
助桀爲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亨名遂經其頸於樹枝自
奮絕脰而死蠟音蜀 銑曰平蜀之後搜舉逸 竊聞巴西
人言庶幾思想此人於云國之墟餘同善往

誰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 善曰易曰貞固足以幹事

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溷其泥而揚其波潘安仁西征賦曰北有清渭濁波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濟曰植立操志也肥遯隱逸也揚舉也謂水濁波喻李勢也言立貞固抱隱逸之德在李勢之朝能舉清

潔之行 **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

善曰周易否卦曰君子道消也陸士衡表曰遭國顛沛 良曰皇君也極宸極也遘遇也道消謂君子道喪也黎眾顛沛

偃仆艱難也 **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善曰

曰顧瞻周道中心恒方又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 翰曰中華中國也謂賊所破

賢者顧瞻而哀也幽谷深谷喬高也此謂
賢者相呼召登仕之意望謂無此望也

凶命屢招斡

威仍逼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驥
驥子壽辟命皆不應也

統曰凶命謂李雄李壽

也言此等或以禮招或以
威迫而誰秀終不應命

身寄虎吻

二

危同朝露

善

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漢書李陵謂蘇
武曰人如朝露

向曰吻口也虎口朝露喻危

而能抗節

玉立誓不降辱

善曰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繁如
王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

叔齊與

濟曰抗舉也玉立言
貞也誓不降辱謂不仕亂朝

杜門絕跡不向偽庭進

免龔勝二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善曰僕書
曰王莽既

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
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
矣且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
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
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
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君以聞莽

薦譙元彦表

深

說其言不強致之也良曰偽庭李雖園五臣綺之棲作表

商洛管寧之默遼海善曰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

公孫度令行海外遂志于遼東博物志廉翻夢人謂方之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翰同善注

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銑曰方比殆

也言皆美夫旌德禮賢化道五臣之所先崇表殊秀之節

節聖喆五臣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作哲

遺黎偷薄義聲不聞善曰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

茲侈義聲不聞銑曰言禮賢德表異行是先聖上務康安

也豺豕喻亂賊也偷薄僥競也言今賊盜澆競道義之聲無

聞益且振起道義之徒以躬流遊之敝良曰言時

不返當須振起道義若秀蒙蒲帛之徵善曰漢書曰武

之人以勸免敝俗帝初即位使使

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濟曰足以鎮古之徵賢者皆以束帛之禮蒲裹車輪而徵之

靜頽風軌訓器俗善曰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矣濟曰頽壞軌法器薄也

言以禮徵秀必能鎮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五臣作也善曰周書

其壤風法教薄俗良曰幽遐遠夷也九服謂九服諸侯也言皆仰風流而知淳化

解尚書表

殷仲文善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栢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王抗表自

解翰同善注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

善曰魏略王脩奏記曰脩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也家語吾立曰樹欲靜而風搖之

銑曰振動恬安拂擊也言大波動於壑驚颺擊於林則魚無安而條無靜也何者勢弱則受

解尚書表

解尚書表

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

於臣寔所敢喻

向曰勢弱謂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已微弱受制於栢玄不能自保也於理

則然於臣是不敢以此喻以與玄親也

昔栢玄之世

五臣作代

誠復驅迫

逼者眾至於愚

臣罪實深矣

進不能見危授命

忘五臣以身殉國

善曰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李

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

良曰伯夷叔齊

君之危以死命而營國也

遂乃宴

安昏寵叨昧

偽封

善曰左氏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翰曰宴安謂

錫文篡事曾無獨固

善曰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眾也晉中興書曰詔加

相立為楚王備九錫之禮立到姑孰朝臣勸進立遂篡位也
銑曰相立進到姑孰羣臣勸九錫及禪位冊文皆仲文作言
曾無獨固者謂拒之也
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教女宜

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
善曰鎮軍宋高祖也
翰曰淪沒撓屈判分也

言宜加重法以分忠
正邪僻也裕劉裕也
匡復社稷大弘善貸
善曰馮衍與
田邑善曰左

平山東右匡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
濟曰匡正也
貸謂假借人性命也裕誅相立反正晉之社稷廣為善以假

借人
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
善曰楚辭
曰蜂蟻微

命力何固薛綜注東京賦成禮三驅曰周易曰王用三驅失
前禽也良曰杼洩也三驅之禮去三面網而留一面者言

寬仁也謂用三驅之人洩漏
我微命寬縱令人大信順之
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

以繫立維
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翰曰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維之繫之

謂不解
尚書
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

解尚書表

解

是視

善曰左氏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言所觀者唯力是求餘無所顧也 銑曰言此時天子為臣下閉塞

天道人事未得大通故志進退之理為尚書以力効軍旅也

是以備俛從事自同全

五臣

善曰毛詩曰何有無備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作令入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

闕也 向曰備俛俯仰也令善也言我屬軍旅未定故俯仰從尚書之任自同今善之人也

今宸極反

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

善曰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

於春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周易曰品物咸亨 濟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更新禮法條

章皆舊太平之時

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

善曰尚書曰予心顏

厚有忸怩 良曰胡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之顏居尚書之次序

乞解所職待罪私門

善曰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也 翰曰所職尚書私門私家之門

違謝闕庭乃心愧

戀謹拜表以聞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傳季友

善曰晉書云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也 銑同善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

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

入伐詩曰居河之湄

向曰振

將屆舊京威懷司雍

善曰

整揚舉邁行也湄水涯旂旗類

左氏傳魏絳曰戎伙事晉諸侯威懷又曰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

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 濟曰屆

至也洛陽晉所都故云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司雍二州也

詩曰邇遐從之道阻且長

良曰邇速阻險也

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

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表術方命圯族津塗四塞東觀漢記曰岑彭

木通徑淹引時月

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表術方命圯族津塗四塞東觀漢記曰岑彭

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

良曰伊洛

二水名榛蕪荒穢也徑道也淹遲也

謁五陵表

深

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隨頓

鍾簾五臣作虞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善曰毛詩曰鞠為茂草

詩序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壞也虞鍾格言都邑荒蕪唯有鍾格虛設宮觀之餘盡為田疇而生

禾黍也厘重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

目善曰潘安仁西征賦曰街里蕭條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劉琨荅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

銑曰塵市也里居里蕭條空迥貌感舊感昔全盛時而目所見者皆痛心焉以其月十五日

奉謁五陵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邙之東北

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向曰謁拜也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

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

日憤慨交集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墳

陵荒廢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禮謂祭物儀也

憤慨悲

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

善曰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

祖將伐羌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也

既開翦荆棘繕脩毀垣職司

既備蕃衛如舊

善曰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佇

曰繕脩也謂脩理荒穢備置蕃衛一如舊儀

伏惟聖懷遠慕兼慰翰曰遠慕謂思念父

祖兼復慰安陵朝

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

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善曰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

冲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

侯銑同善任

傅季友

謁五陵表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

善作

所先念功簡勞義深

追遠

善曰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尚書禹曰惟

帝念功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向曰崇重旌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王化所尚也念功績別勤勞義在追

思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没而彌

著

善曰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濟曰司勳官名主錄公勤也有休美之德

者身及之後終益著明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

五臣無

臣

劉

善無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

勤庶政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高祖贊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尚書王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于內又曰庶政唯和萬邦咸寧良曰協合也義始謂初起義兵得穆之合佐竭盡猷道也言內盡謀策之道外勤軍旅

之密勿軍國心力俱盡

善曰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懈倦也良曰言

於軍旅之中心盡謀慮力蓋行陣

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

揆翼新大猷

善曰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又曰納于

百揆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淮爾言是聽銑曰登庸又曰納于朝右謂僕射尹長也敷布讚奏揆度翼輔猷道也謂為丹陽

輔新君之大道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

動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北

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

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于下也向曰言宋公出征穆之居中以為捍禦有持安之功以合朝野局曲致至也誠度曲至

有棟梁貞幹之器

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

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

善曰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

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齊曰緝光績功究盡悼傷也言未盡其志而死遠近傷心焉褒厚也班同三事謂贈儀同三

劉前軍表

深

司榮哀既備寵靈已泰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左氏傳曰遠

啓彊曰寵靈楚國哀人理既備寵其神靈亦以奢泰

良曰生榮死

臣伏思尋自義熙草

創艱患未弭

善曰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

翰曰草創初始也

弭止也艱患謂桓立作亂

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

寧歲

善曰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閭之志勸盧循

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也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

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也銑曰虞度殷衆荐重也外度謂慕容超數為邊患言屯難多故

無有安寧之年

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

豈唯謹言嘉謀溢于民聽

向曰幼弱賴蒙庄正翼佐也謹善言也溢滿也言穆

之善言善謀滿於人聽

若乃忠規密謀潛慮帷幕造膝詭辭

莫見其際

善曰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

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直莫見其際

慮謂有帷幄之算造膝謂近天子納諫言也詭辭謂人問則詭對之莫見其際謂隱而不見

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五臣作紀所以陳力一紀

遂克有成

善曰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晉子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甘良曰言隔別

皇朝其功不為天子聞見者多也一紀十二年言陳力十二年遂有成也出征入輔幸不辱

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

善本有矣字善曰左氏傳

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也傳毅明帝頌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民翰曰言穆之出將入相皆不辱

君命也微無也言無此復謙居寡守之彌固善曰易

人不能安濟軍國之事復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復得其位也銑曰每議及封履踐也言踐謙居寡欲之道守之彌益堅固

深

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

三輔决録曰茂陵馬氏代龍茅土向曰抑絕謂拒封爵也古者天子建諸侯以白茅封五色土賜以為社不及言不封

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

濟曰胡何也言撫此事何可昧而不言也謂者宋公俾忠意也正司謂正為三公也甄表也謂表其所居土宇

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

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良曰俾使烈業泯滅賚賜也秩祿也言使身沒而不朽長賜祿秩於善人

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

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善曰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翰曰契闊勤苦也屯難夷傷也觀終始謂觀穆之終始也金蘭謂與宋公為

交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獻其懷抱布之天聽如合上意即請付議

為齊明皇

善無皇字

帝作相

善無作相字

讓宣城郡

公第一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

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彦升

銑曰齊明皇帝名鸞初立弟昭文文以帝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

受後廢帝自立

臣鸞

五臣作公

言被臺司

五臣無司字

召以臣為侍中中書

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

五臣作長史

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

五千入臣本庸才智力淺短

善曰母丘儉表曰禹高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

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

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

宣城郡公第一表

深

人之慈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

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

也家人當家之人慈愛也

世祖武皇

善無皇字

帝情等布衣寄深同

氣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頤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同布衣曹植求自試

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濟曰世祖高祖長子布衣猶平人也同氣兄氣親之也

武皇大漸實

奉話

戶邁言

善曰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

良曰大漸言病進將死也話

善言也謂屬後事以輔政也

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矣夫一至

偏識量已

善曰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

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

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頰故曰自見之謂明劉勰人

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值也庾元規表曰仰覽般鑑量已知弊翰曰言自見者為明庸人近暗此事愚夫自謂也一至猶偏識也言

我偏識之材過量已之分蔽暗也

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

於玉几之側

善曰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

執衣於庭而王憑玉几言不忍固違拒此時受託之言

遂荷顧託導揚末命

尚書顧命曰后憑玉几道揚末命

雖嗣君奔常

獲罪宣德

善曰嗣君謂君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奔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

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 **王室不造職**

臣之由

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

語偏拙則職汝之由也

良曰鸞輔佐天子不成功是我之罪也

何者親則東牟任准

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

善同翰注

翰曰漢東牟侯與居惠王子也誅諸呂有功封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

宣城郡公第一表

深

無道以太后命廢賀賀曰天子有爭臣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王不負社稷也自發問言何因由我正以我親任之篤雖與彼同今空懷此無救王譏之言

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

乾訓誓在耳

善曰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銑曰言四海聞廢王皆歸咎責於我陵土未乾言帝崩在近約束之言未離於耳

家國之事一

至於斯

善曰謂鬱林猖蹶顛躓也孫盛晉陽春秋曰郤超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也

向曰言家者語其親言國者謂天下一至於斯謂廢鬱林王也

非臣之尤誰任其

咎

善曰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將何以肅拜高寢處

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

善曰左太冲吳都賦曰起寢廟於武昌張士然

表曰園陵殘於薪采左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

濟曰肅虔皆敬也高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

心之傷痛失所圖謀也無聲而泣下曰血也
寧容復徵榮

於家恥宴

五臣作晏

安於國危

善曰晉中興書曰卜壺表曰豈敢干祿位以徼時榮乎左

氏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謂嗣君奔常也晏亦安也國危謂鬱林廢後也

良曰徼遮也家恥

驃騎上

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

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相相上將之元

劉淵林注吳都賦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鄭氏毛詩箋曰儀則刑法也銑曰驃騎上將軍漢置位在三公上神州謂揚州也儀刑謂天下儀飾刑表也列岳謂比於諸侯

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

善曰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

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向曰今之尚書古

稱司會為王天下之大計也中書官名掌出納王言此等官當用賢言已不稱也

且虛飾寵章

委成御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

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為

虛飾也詩曰子曰有禦侮濟曰寵章謂封侯也

但命輕

宣職郡公第一表

深

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

善曰戰國策唐睢謂楚王

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况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毋立儉之潦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我擔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鮪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也良曰言命有可輕如鴻毛可重如山岳言我不能輔主其命如鴻毛矣貫辭一官不減事也言今輕已故存沒毀譽皆歸一事爾

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

讓善曰七略曰位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穀梁傳曰

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紀陟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翰曰黷汚經法也同體為已與國親是同一體不為假飾而求讓名也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

近甸奄有全邦墮

善作

越為期不敢聞命

善曰論語

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尚書序曰光宅天下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墮于下也銑曰均同匡正墮沒越墜也千室謂諸侯之封也近甸謂宣戚去都近言今使同管仲而為侯光其所居令大有全國雖則沒隊而死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終不敢受也

誠彌

善作必字

固永昌之丹慊

苦

獲申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

子太山人也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何法盛潁川庾錄曰亮字元規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向曰許謂許所請也懇信也慊不足也

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

善曰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

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濟曰綽寬裕優也

深

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

良曰苟且也且以我

情淺近易昭察然我匹夫之志難奪也弘大酌度也屏營猶驚惶也

謹附某官某甲奉表

以聞

善有臣諱誠惶以下六字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善曰范雲字彥龍與

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翰曰雲以為太重故不敢受

任彥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封霄

五臣作宵

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

顏無措臣雲

由謝無五臣雲二字

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

善曰張載贈賈子珍詩曰轆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翻銑進
曰素本也輪有輪運之功翻猶轉翼之用言我無此能

謝中庸退慙狂狷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向曰中庸謂中常

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二冬靡就善曰漢書曰韋賢少子玄

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曾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法言曰童子雕蟲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朝學書

三冬文史足用齊曰鑽先王之道勉厲於學不能精治一經也篆謂篆書刻謂雕刻文章也靡無就成也

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僑脚善曰戰國

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

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也史記曰虞鄉躡躡擔

簞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躡草履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

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往

而不得吾貧賤乎良曰蘇秦負書游說於燕魏二國也殫盡也菽豆也躡踏僑履也

既而分虎出

封侯第一表

解

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意意苾苾以興謗善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

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

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

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

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

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苾苾

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翰曰漢

儀郡國銅虎符囊衣袋也蟻笑也持斧謂諸侯有功賜以斧

鉞得專征伐也馬援為交趾太守出苾苾可治瘴氣遂取一

車將還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因而流謗也此謂雲為始興太

守而被解落也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曰

之逸善曰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又曰

千金與獄吏獄吏晒書續背示之曰以公主為齧勃既出曰

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劉弘

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

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也銑曰古得罪之

人皆著赭衣虜獲也言其執法者所獲也下獄之時畏其執法之吏而尊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為凡人也并曰操春汲之事而以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為逸樂

半亂離斯瘼 莫欲以安歸 善曰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毛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向曰徒然空言也誠信也雲以上壽百年為空言縱是信說亦年已過半矣

亂離東昏侯作亂也 **閉門荒郊再離寒暑** 善曰司馬彪瘼病也安歸不仕也

齊閉門却掃非德不交毛詩曰載離寒暑 **兼以東臯數** 濟曰野外曰郊離經也寒暑冬夏也

畝控無朝夕關外一區 善曰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 **悵望鍾阜** 善曰秋興賦曰

輸黍稷之餘稅漢書枚乘上書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也漢書楊僕上書曰取為關外人又曰揚雄有宅一區

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良曰臯澤也控引也帶繞也朝夕謂海也丹陽齊門外也一區謂雲宅悵望失

志貌鍾阜鍾山 **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 善曰揚惲與孫

封侯第一表

卷之

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曰揚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也

也好事謂相知者善曰漢書曰踈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

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

善曰漢書曰踈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

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

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

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

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翰曰踈廣得賜金歸與鄉人日同歡

娛言我祿則微薄賜金然歡娛同之

折芝燔枯此焉自足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

都釣魚大澤折芝而坐以蒲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樂又曰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翰曰

芝陵也可以藉坐也枯乾魚也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

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曰暮遇之也漢書曰馬談曰今天子接千

附八百不謀

歲之統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俟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銑曰陛下謂梁武也祀年也謂應萬代千年之聖也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八百諸侯不謀而同會于孟津也

臣豐 景影也言天下之人如影之附於身亦猶武王矣

草昧敢叨天功 善曰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張溫表

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輿棺即輿觀也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襜魏

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周易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昧爽也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

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 向日壘隙也離心謂如紂臣也等謂已為齊臣武王有臣同心同德言不能為梁立功故慙之

降者泥首輿棺以歸命也顏面也言泥猶在面棺猶未毀締結構成也草昧謂初也叨貪也天功天子之功也

獄 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揔集顧已

評

及躬何以臻此

善曰孟子曰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之子而歸禹之子而歸

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濟曰獄訟之事與歌謠皆歸於梁武所望亦

同一人之例爾器謂珪璋也摠集謂集於身言見任用也躬身臻至也自顧其身不堪至此大官

接開白水列宅舊豐

五臣作豐善曰東觀漢記曰

吳漢南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

莫及縮也良曰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縮與高祖同居豐邑雲與梁武居止相近故云也

之尤存諸公之費

善曰東觀漢記曰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待講竟乃談話及

帝登位駕幸祐第問曰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尤過也又曰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資用乏與同舍生韓

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

俯拾青紫豈待明經

善曰

給諸公之費良同善注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僦拾地芥翰曰古人明經而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言今不待明經而得也

臣雲謝中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

猶難善曰陸機顧譚誅曰遷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也尚書咨錄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

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銓曰銓衡所以平輕重關猶存也替發也言吏部之任難遠思之自知不可也漢魏

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善曰孫綽子或問雅俗曰

判風流正位分徑謂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

士類其獎技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技士者咸稱許郭也向曰繼軌言達

識者多技十得五尚曰比肩善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

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與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技十失

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出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溥于鬣一日而薦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

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濟同善注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

濟

幼天機暫

五臣作暫

發顧無足算

五臣作筭

善曰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

異王基於童幼莊子蛇曰今予動吾天機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

未聞得失也偶有鑒察童幼之異天然自知無足稱數也

在魏則毛玠

公方居晉

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

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

為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遷尚書也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遼落居然有

萬里勢也

翰曰毛玠魏尚書典選舉用公方清正之士山濤晉吏部尚書亦取正直之人以我比二賢一何遼落而不

相及

齊季陵遲官方淆亂

善曰毛詩序曰禮義陵遲莊子曰是非之塗樊然淆

亂也

鴻都不綱西園成市

善曰

也官方謂王政清亦亂也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碑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

爵者士君子皆取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向曰鴻都學府也

不綱謂無綱紀也餘同善注
金章有盈晉之談華貂深不足之

歎善曰金章盈筥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時人謠曰貂不足狗

尾續濟曰金章印也筥謂盛衣器華貂侍臣之服飾也趙王倫為亂謠曰金章滿箱尚不可長言小人在位者眾故云

此**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善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勞良同善注**豈宜妄加寵**

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

受交失善曰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鑰附蟬為文翰曰言不可以私恩而加尊寵

闕乏王事侍中之冠飾以黃金附蟬寵章珪章也無材而蒙此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

近世侯者

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善曰漢書曰蕭何以丞相

留牧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後為鄭侯范曄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何內完富吾將因是

封侯第一表

深

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
統曰緒業也參差不齊也蕭何留守關中常以食給漢王即
位封爵侯也寇恂守河內收租四百萬石轉
給光武軍即位封雍奴侯皆言有功而封

或門人加親

善曰漢書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武即位拜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云自吾
有回門人益親可封為爵侯 向同善注

或隱若敵國

善曰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
抑揚勝不免胄禮義是割通為稷嗣君也東
觀漢記曰吳漢自初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
繫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嘗嗟曰強
人隱若一敵國矣封漢

或策定禁中

善曰
東觀漢記曰殤帝崩准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
禁中封騭為上蔡侯漢書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
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

或盛德如卓茂

或師道
善曰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
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

如栢榮

善曰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
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

德侯東觀漢記曰相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
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 濟曰卓茂為密令蝗

蟲不入境光武即位慕容盛德 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

封德侯相榮為明帝師拜尚書 善曰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

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
祠非列侯故曰小侯 濟曰紀錄也餘同善注 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

所附唯在恩澤 善曰五侯王氏也漢書曰成帝昔封舅
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五

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瀕
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 良曰漢元后弟王崇譚商鳳根

皆以外戚之重而封侯是名五侯言此非漢本約故云非舊
章漢有恩澤侯無功動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封在於此

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

心 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 翰曰疇
酬庸功也言我無功可酬又非儒德雖小人之性貪幸爵

祿豈獨無愧 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

封侯第一表

漢書

農而仕

善曰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仕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 銑曰諸生書生也素謂朴素之業也仕謂祿以代農故曰易農

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

凱任止牧伯

善曰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吏部郎徙吏部尚書徐亮二州刺史也中興

元帝也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饋散檮斨大臨毛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

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 向曰玄平范雲高祖之父也道風謂妙達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晉也刑法也多士衆士

裁淺也元凱八元八凱皆堯之賢臣也言遠祖之任淺於元凱止及刺史而

已枚伯謂刺史

高祖少連風秉高尚

善曰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

連 濟曰秉執

所富者義所乏者

五臣作非

時

善曰富義謂段干木

也高尚不仕也魏都賦曰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軼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漢書文帝曰

惜李廣不逢時濟曰富義謂富薄官東朝謝病下邑

於道也所乏非時言當太平之時善曰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

濟曰東朝謂經任宋太子諮議郎也下邑所居邑先志不

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五

作爾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善曰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發冢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良曰先志謂先祖隱逸之志將庶幾不忘之亞次也雖

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

未為速達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

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

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欲道吏持之急不得去因

復就拜平原相行至死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

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合司九十五日翰曰連千秋自園寢

郎論戾太子事一日超九級至大鴻臚荀爽從徵時及臣雖

登台司經九十五日言此二人之達不足比於我也

封侯第一表

深

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

不可不敢妄冒

善曰尚書伊尹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銑曰言雖無識好利至於名實不

當損國棄身亦知不可故不敢欺冒而進達也

陛下不弃管

荊苦怪愛同絲

麻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弃管蒯雖有姐姜無弃樵悴 向曰菅蒯草名可以為索雲自喻也言不以

我下材而垂愛與絲麻同也絲麻喻賢良也

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

素志無復貳辭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甄彬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 濟曰

平生言謂與帝相知之時有隱逸之言聽覽猶耳目也無復貳辭將不移平生之言也

矜五臣臣所

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

善作表臣今

在假不容諂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善有

臣雲誠惶以下六字之命言常法則和穆也

良曰乞請也言哀我所請迴此尊寵微物蓋雲自謂也免謂免咎責也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

劉璠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州刺史餘同善注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斬勞垂拱永逸

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

人而佚於治事濟曰任昉為始安王作表故本集云王言撰集者因隨舊文而錄之言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君

上垂衣拱手永為逸樂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善曰孟子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

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也向曰疏通導引也通壤引川則溺者安任賢用能則亂者理

伏惟

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

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

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統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薨統塞耳所以掩聰也統古冕字統古纁字音義並

宦 4

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濟曰旒以蔽視續以塞聽言天子之道潛隱而信滿四外如符璽焉充滿也符

璽印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善曰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

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

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聘六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良曰言今塵迹與之同 **白駒空**

谷振鷺在庭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東其人如玉人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

客矣止亦有斯容翰曰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而谷空也振衆也鷺白鳥也以喻絜白之士在庭謂在王庭

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善曰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星歷近乎卜祝之

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鷓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皆海內荒亂立為世師銑曰隱鱗謂君子如龍之隱

也卜祝謂嚴君平也藏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保謂伊尹為酒家傭保 **物色關下**

委裘河上善曰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游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

文選卷之...

...

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相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
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
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
經漢孝文帝駕從而誦之

兼采 善曰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
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也 齊曰製裘非一狐之

皮求美必兼采眾味 而善無 五聲倦響九工是詢 善
論為國者信資眾賢 而善無 五聲倦響九工是詢 善

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漢書劉向上疏曰舜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奔作右稷

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
樂龍作納言凡九官 良曰大禹以五聲聽理三官也詢問

也九工謂九官謂六府工事之官 寢議 五臣 廟堂借聽
言天子倦以聲聽故問於九官 寢議 五臣 廟堂借聽

輿阜 善曰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
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

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左傳
臧僖伯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事 翰曰廟堂謂貴

臣輿阜賤士也言寢息鄉 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
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 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

薦主表

深

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

善曰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

職也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徼幸徼古堯切 銑曰任重謂始安王楊州刺史義兼家邦謂與國為兄弟也言欲所任

人皆取實材而絕徼倖徼倖猶苟且也

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

善曰說苑

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 向曰

勢門謂權勢之門格舉也言勢門之人有清談者猶舉之

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

貌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濟曰僚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職豈可以位卑貌陋而不用

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

葉重光海內冠冕

善曰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鸞字思晦

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為鸞碑亦云鸞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晉

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

與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也良曰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陳父曇首凡七代冠冕不絕故云重光而謂海

內所推**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善曰淮南子曰神清者嗜美也欲不能亂蔡洪張錡狀曰

錡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翰曰迪蹈也言神情俊茂允蹈中和之

氣**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

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

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銑曰言疎俱有之**故以暉映**

先達領袖後進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向曰暉映光明也領袖可為人之儀則**居無塵雜家有賜書**善曰韋昭吳書曰劉基不

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濟曰塵雜謂塵俗班彪家有賜書此

言陳家亦有**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踈道**

薦士表

深

親

善曰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

玄遠也毛詩曰其室則迺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已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已親踈係乎勢利不

係乎不肖與仁賢也良曰迺近曠遠居近親道踈物也**養素立園台階虛位**善

謝宣遠送孔令詩曰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翰曰素朴也台三台星主三公也言此人守朴立園則虛三公之位

庠序公朝萬夫傾望

五臣作首善曰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曹

植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銑曰言使此人居庠序立公朝則萬人皆傾首而欽慕**豈徒荀令**

可相季公不亡而已哉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荀顗字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或之第六

子黃初未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顗令君之子也近見表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

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郤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向曰言疎繼祖父之德

亦如**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善

是

字僧孺
三字
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

成學
善曰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鄉人也六歲

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傭寫書投筆歎曰丈夫獨不効
傳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記耕或為

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官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
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

所寫既畢誦讀亦備矣濟曰理謂意趣也恬靜敏達也
言棲意儉約思至靜達筆耕謂以筆代耕種以取給傭債

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
善曰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車

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曰焉孫氏世錄曰孫
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

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
一小屋安止毋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為經良同善注

先言性行人物雅俗
善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

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或問雅俗曰判
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

薦表

開

之雅俗矣 翰曰言古
人言行正俗無不備知
甘泉遺儀南宮故事 善曰胡廣漢官制廣

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
名曰甘泉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令弘前後所陳

皆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 善曰
以為故事 統同善注 畫地成圖抵掌可述 善曰漢書

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還霍光問以戰鬪方略山
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

說趙王抵掌而言 向曰 豈直鼷鼠有必對之辯
抵掌謂擊手也餘同善注

竹書無落簡之謬 善曰擊虞三輔決錄曰竇攸舉孝廉
文煇煇光澤世祖具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鼷鼠也

詔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隆
文士傳曰人有於嵩山下得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

司空張華以問東晉督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果然
朝廷士庶皆服其

博識 濟同善注 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
對不休質疑斯在 善曰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謹言訪

對不休質疑斯在 對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質所疑宋

大雅堂
卷之三

衷曰質問也。良曰言陳進益於俗。多僧孺有應對定疑之美質定也。並東序之秘寶瑚

璉之茂器。善曰書曰大玉庚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

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翰曰東序講道之處秘寶奇珍也。瑚璉黍稷器也。言二人可以為宗廟之任。誠

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鄒

衍頡頏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程方進述曰用合時宜器。周世資。銑曰信有以言而廢人。其人之才實可為世之資用。

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善有云云字。

為褚詒議秦讓。五臣無。代兄襲封表。善曰蕭子

顯齊書曰褚秦字茂緒為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賈子齊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

然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藁本辭多冗長向曰秦南康郡公褚淵嫡子少出外繼有庶

兄賈龍襲爵秦既長大賈上表請歸封於秦天子許焉而秦上此表讓於賈也。

蕭表

深

任彦昇

臣秦言

五臣有一字

昨被司徒符仰稱詔百許臣兄

賁

奔

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

錫士字臣賁世載

五臣作載世

承

五臣作以

家允膺長德

善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秦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德章昭曰載成

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也濟曰司徒官名掌國邦教

也勲功錫賜也士字謂南康郡也卿大夫稱家允信膺當也言兄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而深

鑒止足脫屣千乘

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吳都賦曰輕脫屣於千乘良曰言兄

賁有止足之鑒金視所封郡如脫屣屣履也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

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

善曰左氏傳公子魚曰能

以國讓仁孰大焉翰曰謬誤也言推此恩踈遠而誤萃聚也庸薄自謂也國讓讓南康也弘大也言大義合歸兄也言已執匹夫之志終無二心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

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

善曰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

子奮字穉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勅家丞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翁移臣又曰丁緜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鮑駭友善及鴻亡駭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駭駭乃上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銑曰張純光武封其子奮嗣侯以父遺勅違詔不受有詔書下獄惶懼乃受也丁緜卒子鴻當嗣上書讓於弟弟不受遂逃去後因門生鮑駭讓之鴻乃感悟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

篡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

墮善曰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

深

宦
4

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替犢既掩扉終天隔幽壤番岳哀永浙
曰今柰何方一舉邈終天而子不反也 向曰先臣謂父也

大宗謂伯父宗絕緒謂無嗣也纂繼承大宗稟父在昔
之命則理絕終天之哀長思此情觸目則心摧墜矣 若

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志子臧之節 善曰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

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
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

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 濟同善注 是廢德舉豈曰能
才願附於子臧之節

賢 善曰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
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

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 良同善注 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
秦引此以存讓

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 善曰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
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 翰曰停絕謂

不襲封也若不見免當投窟草澤以遂已志 不任 善作勝

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善作以下二字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竟陵

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贈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

為子良立碑事不銑同善注

任彦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

口必資不刊之書

善曰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

烈西征賦曰非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向曰

猷道徽美烈業刊削也言風教道德死當著其美業故老既沒必資於銘記不可削除故云不刊也 而藏諸

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善曰司馬遷書

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劉歆七洛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

太宰碑表

深

簡書積如山故尚則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濟曰遷移貿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恐山谷移易置諸書府則復編簡殘毀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

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善曰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

灑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法

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良同善注由是崇

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

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間翰曰子夏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是崇師退居西河西河之人皆疑之以

為夫子是善曰尊王謂伊尹也擬迹也

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善曰尊王謂伊尹也

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取若撻于市禹亦聖帝故連言之統曰伊尹取其君不

如堯舜是尊主今言禹者變文也

故精廬妄啓必窮鑄勒之盛君

宣 4

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

顏善曰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荆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傳古敦學立

碑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然寔為太丘宰故曰一城也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尚刊勒碑頌况竟陵王有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而不立銘

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其與存與亡則義

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善曰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蓋進

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蓋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

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濟曰社稷之臣主在共理其事主亡則行其政令言義理形見是社稷臣也嚴尊也然

尊主配天則與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

太宰碑表

深

道退無苟利之專

善曰尚書曰爾有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良曰體國謂為政化之體以正朝廷出蕃謂為刺

史也入守謂為司徒也進用忠以告君之美道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五教以倫百揆

時序

善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翰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倫理揆度也百事皆有次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

業述作之茂

五臣作義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易云日新

之謂盛德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銑曰謂人有

一言一行之善者藝道藝也述作謂著文章以述明聖之義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

無得而

五臣無稱焉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嘗問東平王蒼

曰在家何業最樂者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歎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向曰言小才能之

人非大道兼濟之事且獨樂一善者亦不得可稱而况大者乎人之云云忽移歲序

詩曰人之云云**鷓鴣東徙松檟成行**善曰言成王未知周云邦國殄瘁

子良而周公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鷓鴣以喻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

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

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

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濟曰松檟木名言成行者明年月深遠

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

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大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良曰僚官

也**人蓄油素家懷鉛筆**善曰揚雄書曰齋細素四尺葛龔與梁相皎曰曹褒寢懷

鉛筆行誦文書翰曰蓄積也油**瞻彼景山徒然望慕**素絹也鉛粉筆也所以理書也

太宰碑表

深

晉氏初禁立碑

善曰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望慕結不

解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 高山仰止也言藩府士女皆積懷素筆瞻望王之景行空然

思慕願 魏舒之亡亦從班列五臣 而阮略既泯故

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置善作 之者反蒙

嘉歎善曰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

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 至於道被如仁功叅

者不得作碑而司徒魏舒死特賜之碑泯滅也為謂作文者置立也

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善曰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向曰被及也言人有大功如管

仲者則宜在尋常均禁之外 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執即為

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

善曰褚淵碑即玉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嚴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珪為文濟曰軌迹也言竟陵王賢與

褚同迹親與嶷同規請為立碑以依二公之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

其禁駐蹕

畢

長陵轡

軒不知所適

善曰禮記曰趙文子與叔

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今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

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良曰九原晉大夫葬地樵蘇采薪

人也禁謂不許也駐蹕止行也長陵蕭何曹參陪葬之所和帝詔曰朕望長陵見二臣之隴每有感焉轡軒使車也使采

異方之言無碑使無所問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

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一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

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貳乃辟翰曰閭里門也孤賤范雲自稱也甄明弘大弛廢

太案碑表

深

也言我逢齊網之寬廢禁賓客游王門之法得委質事太宰已經二十四年 慮先犬馬厚恩

不谷而弊五臣惟毀蓋未辱螻蟻珠襦玉匣遽

飾幽泉善曰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

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禮記仲尼曰吾聞

之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

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葶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

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葶以御螻蟻西京雜記曰漢帝及

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縷為交

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 銑曰葶藉也螻蟻蟲名

雲自方犬馬故云此也襦衣屬匣筭屬以珠玉飾之言我

常恐先死不得報恩誰知我末藉螻蟻而太宰已在幽泉

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

北陵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良曰弘大獎勸也隔謂

蔽塞也微物雲謙言也駿大奔走也南浦迎喪處也

北陵謂竟陵王葬處 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儻杜預山頂

宦 4

五臣作
立峴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
善曰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

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勳

一沈萬山下沈峴山下謂叅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

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

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

言其遺愛如此濟曰前施謂先許送葬也

觀幸也後澤者謂望許立碑也餘同善注

不自宣
善有臣誠惶

以下五字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八

開

圖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善曰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蘇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信趙高之譖具斯五刑晉斬咸陽市也良注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銑曰吏百官也

昔者

善本無者字

穆公求士

向曰士謂賢才也

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

於宛

善曰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史記曰

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段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翰曰戎宛小國名 迎蹇叔於宋來

邳豹公孫支於晉

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左氏傳曰晉邾丙丕鄭丕豹奔秦又

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善本無 穆

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

善曰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

地千里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

於兩之法 向曰公孫鞅衛人也號為

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

上書

商

侯親服

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勦戰死之士賞罰

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

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

疆

善曰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印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印五剛切 翰曰舉猶開也今

秦之治國因此而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

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

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公納上郡

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

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 良曰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 銑曰拔除

也上郡地名漢中蜀地名

包九夷制鄢郢

音偃郢東據成臯之險割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

容使之西面事秦功

施到今

善曰九夷屬楚夷也郢鄢楚二縣也蓋秦令人據之也成阜縣各周之東境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

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史記曰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賓從

從 銑曰包兼也九夷蠻夷通稱鄂郢楚都也成阜地名膏腴良地也壤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衡從者關西六國合而攻秦用張儀之計散敗之而不得合也施惠也

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

諸侯使秦成帝業

善曰史記曰武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

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曰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

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春秋保乾圖曰光鬻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 向曰范雎魏人

也穰侯魏冉秦相也華陽君芊戎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杜塞也言如蠶之食葉

皆以客之功

翰曰四者穆公孝公惠王昭王也以用也此數人者皆非秦人故云客也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善曰負猶累也

向使四君却客而

上書

深

不善本作弗字納踈士而不善本作弗也與是使國無富利

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崐山之玉

有和氏善本作隨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

織五臣本作織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繅徒之鼓

善曰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

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孫卿曰織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注曰繅皮可以冒鼓也濟曰和氏寶則十和之璧太阿劍名

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也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

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五臣本無可字則

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

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决啼不實外廐善曰

周書曰正比以馭馭為獻廣雅曰馭馬屬
良曰犖角象牙也馭馭良馬名廐馬屋江南金錫不

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五臣作以飾後宮充

下陳善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也銳曰充滿陳列也娛心意悅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珠之簪傳

璣之珥阿縞古老切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善

說文曰珥璣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以別

之佗皆類此銑曰以宛珠飾簪傳而隨俗雅化佳冶

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善曰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向曰冶美也窈窕

美貌美女夫擊雍瓦於善本作正甫彈箏搏髀陞而

歌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善曰說文曰甕汲甕也

上書

解

節樂 翰曰搏擊也 解腿也 鳴鳴聲也

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

之樂也

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云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蕭韶又曰周

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徐廣曰韶一作昭也 銑曰桑間地名而鄭衛桑間之樂皆淫樂也韶虞

舜樂武象周樂也

今棄擊壅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

虞若是者

五臣本無者字

何也快意之

善本無之字

當前適觀

而已矣

善曰商誘曰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

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

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

五臣本作可

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濟曰跨據也

臣聞地廣者

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

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衆庶故能

明其德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人善本

字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

有乎四時交會充於內鬼神歆饗降福於中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善曰郭象莊子

注曰資者給齎之謂也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裏銑曰黔首民也業事也

足不入秦良曰言雖裏足以欲游秦而不得入此所謂藉寇兵而齎

資盜糧者也善曰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翰曰藉

借也寇賊齎遺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齊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五臣本作谷讎

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善曰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欲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焉 濟注同

臣聞秦倚曲臺之官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

兵加胡越

善曰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如淳曰衡猶稱

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良曰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懸法度也畫地不犯教令也胡越南北邊之國也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

連從

子容

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

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 銑曰

晚節末路謂二世時也扣擊也函谷關名咸陽秦所都也 何則 向曰設 列郡不相

親萬室不相救也 秦之政也 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 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蘇林曰

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 濟曰獸鬪城不休 胡即匈奴也言胡人馬盛揚塵於馬不見鳥獸鬪城不休

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 去 千

里不絕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 良曰輦車運輦 之車屬及也言轉輸千里不絕於道此假言吳與

諸國并力為漢所拒胡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北伐 於漢耳故說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矣下文言其所由也 何

則疆趙責於河間 善曰應劭曰趙幽王為吕后所幽死 文帝立其長子為趙王取趙之河間

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 河間之地 銑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疆也餘文同 六

上書

深

齊望於惠后

善曰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

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閉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閭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瑩光為濟南王也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地尊魯元公主而得免此六王之心常追怨惠帝及高后

城陽顧於盧博

善曰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

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也

三淮南

善曰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

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敖為衡山王陽為廬江王也齊曰文帝憐淮南厲王不軌遷而失國乃立厲王三子於淮南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言三子皆望墳墓思其父見遷殺也

大王不憂臣恐救

兵之不專

善曰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

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也良曰言諸國

皆有私怨不為吳也今大王不憂其不可若舉兵伐漢天子來討諸國但有其意無敢相救蓋不能專一可以明矣此陽

之微言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善曰蘇林曰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此微同如

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我南郡銑曰邯鄲趙都也長沙郡名還聚也青陽水名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

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

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

上書

深

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難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上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越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向曰此陽惡指斥其事因雜亂其言意者欲以沮吳之計使不舉兵而務隱其言詞矣越假此吳也輔猶拒也胡比趙也言吳趙欲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拒於趙如此則吳趙各深不能相濟事則必敗故為大王憂也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

流霧雨咸集聖王砥

善本作砥字

節脩德則游談之士

歸義思名

善曰砥與砥同也砥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

曰游者為之談說也龍無翼言斷即鱗也砥礪也陽將致其意也

今臣盡

智畢議易

亦精極慮

善曰如厚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濟曰言變易精思極盡謀慮也

則無國而不可干

善本作奸字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然翰曰固陋陽謙詞也裾衣裾也

臣所以

五臣本無所以字

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

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

善本無也字

竊高下風之

行尤說大王之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曾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

行也

良曰言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吳度淮千里也下風之行言王之美行及人如風之颭下也高敬尤甚也

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執鳥至鳥累百不

如一鷄

善曰孟康曰鷄大鵬也如淳曰鷄鳥比諸侯鷄比天子向曰忽輕也至謂至情也

夫全

趙之時武力鼎士袷

縣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

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

善本作湛患善曰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為

三也袷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韋昭曰高帝子幽王文也呂后殺之善曰湛今沈字

上書

深

字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鼎者趙幽王反高后殺之沈沒也

淮南連山東之俠

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發遷蜀韋

昭曰徙蜀嚴道濟曰死士輕義之士盈滿也然則計

作謀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鱗設諸筵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

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良曰諸專諸賁子孟賁皆古勇士也不安其位言無益於事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

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善曰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

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也

向曰寒心銷志見國家多難也不明求衣言早起聽朝也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後

善曰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東牟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翰曰邾魯國也儀

父謚也功與齊相類故引而連之矣餘文同

深割顯女兒王之善曰應劭曰文帝封齊王六子為王

壞子王梁代益以淮

陽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壞也晉灼曰方言

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壞也又曰方言云瑋其肥盛晉書注以瑋為諱也良曰壤子猶愛子也言文帝王其愛子

揖為梁王參為代王武陽王俊梁王揖薨徙武為梁王也益加也

卒仆濟北囚第於

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銑曰仆頓也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使

將擊之興居自殺故謂頓也淮南王文帝第也流徙之蜀至死不食而死則謂囚也

今天子新據

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

臣難知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向曰規猶帶也變易權勢合常道也大臣難知難深測也欲其

上書

深

慎戒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

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善曰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

望東此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翰曰前言

豈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下言新垣過計失國云由邪臣詐誤故陽引此為諫言王為此謀則吳嗣必不在於世

矣過誤也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善曰應劭曰章邯為

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又曰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言攻之易故不稽

留也濟曰高祖自漢中絕所燒之棧道至雍以灌章邯而破之兵不稽留收赦善本人之

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善曰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濟曰收秦疲倦之兵出函

谷關而破項羽西楚則項羽所稱也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

荆王以失其地善曰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良曰此疊上文荆則楚也此

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善曰孟康曰言國家不可

庶幾得之也 銑曰言羽等甚疆盛尚見破滅為國家者不可不慎其幾微也孰猶深也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善曰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

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

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也 向曰陽為人抗慨不為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餘同善注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善曰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又曰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

聞軻死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

上書

深

衛

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善

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

為之食昂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濟曰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為應侯所害事

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蝕焉蝕于歷也夫精誠變天地而

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良曰變動諭明也兩主燕太子秦昭王也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

所疑善曰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詁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銑曰言左

右者不敢斥於王也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五臣本無而字燕秦不

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者善本無者字玉人獻寶楚

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捧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刑和左

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刑其右足也
向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楚武王武王以為非玉刑其右足誅

亦刑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
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

具五刑者也 向曰李斯忠諫於秦
二世而具五刑於市胡亥二世名也 **是以箕子佯** 善本作
陽字

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 善本無也字 善曰史記
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

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 翰曰箕子見紂無道佯狂為奴接輿避世之亂亦佯

狂而 **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

之聽 善曰以其計 謬故令後之 **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

比干剖心子胥鷓夷 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
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鷓夷之革浮之江中應
劭曰取馬革鷓夷鷓夷搃形 齊曰比干彊諫紂剖其心而

觀焉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
鷓夷之革沉之於江鷓夷以皮作鷓形 **臣始不信乃**

上書

解

今知之良曰知忠而獲罪也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善曰漢書音義曰或神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文穎曰傾蓋猶交蓋

駐車也又曰家語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曰甚相悅鉞曰言人不相見自少至老其猶新知情若相得

傾蓋之間有同故交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

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善本無事期善注同向曰於

秦而逃於燕荆軻見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

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為

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因

左手持其袖右手搯其脅於期從之遂自刎藉借也丹即燕

太子徐廣曰搯丁鴆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古以却齊

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

不荀生以為魏累遂自

剄齊兵遂却翰注同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

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

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

尾生

善曰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又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翰曰蘇秦於天下則反覆無信於燕則出有尾生之信也

白圭戰亡

六城為魏取中山

善曰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

中山良注同

何則誠

善本作成有

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

決

馱音蹄善曰惡

謂讒子孟康曰雖有讒惡王更膳以珍奇之味也

銑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而更自心駿馬以食秦也馱馱駿馬

名白圭顯於中山

善本少一中山字

人惡之於魏文

侯文侯

五臣本少一文侯字

投以夜光之璧

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

上書

解

文侯向曰文侯不信讒者而更親白圭而贈以寶玉也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

昔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

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鼻引脚

於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

詁曰臙膝蓋也翰曰司馬喜為宋所別范睢摺拉脇

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

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

齊遂使人笞擊范睢折脇摺齒睢得出亡入秦為應侯廣雅

曰摺折也齊曰范睢為魏相魏齊之所笞擊折齒摺脇睢得出入亡秦說秦王王以為應侯也此二人

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平

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善曰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溥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

自投河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僕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又曰論語謹曰徐衍

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如溥同向注

出為雍徐衍惡周末之亂負石投於海中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

朝以移人主

善本作主上

之心

善曰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言皆義不苟取比周

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故

百里奚乞食於道

善本無道字

路繆

善本作穆字

公委之以

政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

審戚飯牛於

善本無於字

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

善曰呂氏春秋曰審戚飯牛車下望相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鄒子說梁王曰審戚扣轅而歌相公任之以國

此二人者

善本無者字

豈素官於

上書

深

宣

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

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

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善

同向注向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去之魯用季氏故云聽其說宋信子冉之

計囚墨翟善曰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未詳夫以孔翟

善本作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齊曰宋魯竟弱

故云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善曰國語泠州鳩曰衆心成城眾口鑠金

危也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三積毀消國亦云消骨又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謂之消滅國亦然也

以秦用戒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

彊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曰相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張

卷二十一

三

晏曰子臧越人也良曰秦穆公取由余於戎而用之穆公為霸王齊用越人子臧而威王宣王所以彊盛

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

觀垂名善本當世善曰公聽無私也並觀無偏也尸子

聽並觀言無私也公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

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也五

本作矣字善曰史記曰舜弟象欲殺舜丹朱堯子讎

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佐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察叔于鄆鄰向曰丹朱堯子而不肖也象舜弟常欲殺舜

管叔蔡叔皆周公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此四

人於堯舜周公則為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為讎敵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善本作不足侔而善本無三

玉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

上書

海

說田常之賢良

善本無良字善同翰注 於翰曰五伯齊桓秦穆晉文宋襄楚莊也侔比也三王

禹湯武也 齊曰捐棄也燕昭王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

王事齊國因伐燕燕國君噲死子之不信可棄也齊田常弑

簡公而立平公以常為相五年

齊國政皆歸田常何足悅也

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

善曰應劭曰紂

割姓者觀其胎產 良曰紂剖比干

割懷孕之婦武王封其後而脩其墓

而彊霸諸侯

善曰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桓寺

人斬其袿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與芮畏偪梅納公謀作

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韋

昭曰寺人掌內袿袿也勃鞞字伯楚 鉞曰雖謂寺人勃鞞

為晉獻公之逐文公斬其袿文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卻之

難遂以

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

疆霸朝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此之謂也 鉞曰仇謂管仲為公子糾射桓公中鉤

何

則慈仁殷勤誠加善本作嘉字於心此不可以虛辭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

而卒車裂之善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

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衣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

裂曰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

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句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

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矣是以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

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也向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喜

知其才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使使往迎子仲子仲與其妻逃去為人灌園也今

上書

深

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臣五

本作賜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王竭心謀示情素隳肝膽

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五臣本作變於士善曰於士所求無所

愛惜也則桀之犬善本作猶字可使吠堯而跖隻之客

可使刺由善曰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戰國刀鞮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

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翰曰隳開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

乎濟曰言苟能盡心於人人無有不可使者然則荆軻沈善本作湛字七族要離

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善曰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呂氏春秋曰

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交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

罪燒妻子揚其友也濟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

其妻子而揚其衣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之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暗投人於道路

善本無路字

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

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

帶

輪囷

去倫

離奇

衣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善曰張晏曰柢

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廣雅曰蟠曲器謂服玩之屬容謂彫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銑曰眄顧也蟠木

曲木也抵本也輪囷離奇屈盤高下也萬乘天子也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

之珠夜光之璧柢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

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善曰談或為游向曰德重者人不以為德故

也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

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

翰曰蒙被術法也伊管伊

上書

解

尹管仲也龍逢比干皆忠臣也

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

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善本作政字則人

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是使布衣之

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善本無也字翰曰襲因也是以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善曰張晏曰陶家各模下圓者為鈞以其

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良曰陶鈞造瓦器者制方圓大小任

其所欲故比之矣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善曰聖人不為卑辭所牽蘇秦曰卑辭以謝君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五臣有以字信荆軻之說而匕首

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善曰

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曰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文王遇呂尚西伯遇太公俱為師也 銑曰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貢職如郡縣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燕督亢之地圖秦王聞之喜而見軻軻以匕首擲秦王故謂竊發也周文王獵於渭之陽載太公以歸其國塗溝卒遇若烏鳥之暴集而卒以共成王業也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溝卒遇共成

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 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

議 善本作義字 獨觀於昭曠之道也 向曰拘攣淺近昭曠大明也 今人

主沈於 善本無沈於字 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 善曰漢書音義曰言

為左右便辟侍惟牆臣妾所見牽制 使不羈之士與牛

驥同阜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上書

深

也善曰不羈謂才行高早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之曰非其世而采其

疏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即古蔬字濟曰不羈賢才無所拘繫也驥良馬也阜飼牛馬握也餘文

同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止礪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也論語曰子罕言利 故里名勝

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善曰晉灼曰史記樂善紂作朝歌之

音朝歌者不時也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古有未詳良曰惡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朝朝而

歌無所用心故醜之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

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

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五臣本作巖穴藪之中

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五臣本無者字哉銑曰疾廓廣大也誘

進脅迫也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疏諫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

忌勇期賁育

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

謂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范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賁育之勇焉

而死 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

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

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

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上言

濟曰軼才過於衆也駭驚也不存謂勢尊之意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輿不

上書

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

得施善本無施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

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也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

軫也豈不殆哉良曰起轂接軫有如戎狄不遠矣軫車後橫木雖萬全無

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

路而馳猶時有銜橛善曰張揖曰銜馬勒也之變橛駢馬口長銜也家語

子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而況乎

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為丘墟也向曰豐茂騁馳也

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其

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

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翰曰萬乘天子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

於無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禍故善

作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銑曰忽故

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善曰張揖曰畏懼互墮

而傷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郎

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

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

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上書

開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

翰曰全謂安全之道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

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

得其道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濟曰不絕其明者舜禹湯武與天合

德日月不食五星不亂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

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置五臣本無置字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良曰遺失也臣秉願披心腹善本作腹心而效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秉言日銑

文選卷九

九

效進但傷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

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馬方駭鼓而驚

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

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

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

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

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

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翰曰駭驚也鼓擊鼓也

鎮獸結續也其出不出間不容髮善曰蘇林曰臣改計取

甚急曾子曰律歷迭相洽也其間不容髮矣濟曰事之幾

微切急其間不容一髮言改其過謀脩其政道不可失於今

日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

上書

深

陷也 良曰言雖百度舉措不失善道是盡脫於禍也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

難於上天變所以

善本無欲為易於反掌安於

泰山

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卵棊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升

天之無階也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 銑曰欲為謀逆之計變

也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

善本作無窮之極字

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

善曰極窮究盡也 向曰而欲乘累卵之危走奏上天之難此

愚臣之所大惑也顏監曰走趣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

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

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景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

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靜欲人勿聞莫若勿

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楚諒一人炊之

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漢書曰音義或曰

滄寒也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濟曰滄冷也

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

射者善本有也字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大

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善本無百

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善曰戰國策蘇厲謂

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

養由基所得百中者百步內耳言已為謀慮深遠與人相比

上書

深

則養由未解持
弓矢操持也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善曰服虔曰基胎
皆始也 向曰基

初胎
始也

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

善本無
哉字

泰山之

雷

力救

穿石彈極之

統

五臣本
作綆

斷榦

善曰自從也晉灼
曰統古綆字彈盡

也極之綆榦井上四交之榦常為汲者所契傷也 榦曰泰山之水雷以而滴穿其石也綆索也榦井上木也言盡極井索用以而刻斷其木也

然也

濟曰靡
無也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度之至丈必過

善曰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
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 銖

曰銖權分十筭之重也言自銖銖稱之寸
寸度之至石丈必有盈縮差過皆不中也

石稱丈量徑

而寡失

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
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

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徑直也 良
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疾而且易所失又少矣言事

大略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敗也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

先而絕手可擢而拔善本作抓字 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莊子曰橡

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曰搔抓也字林曰壯交切 銳 曰三尺曰圍十圍言大也蘖小也搔撥斷絕擢搖也 據

其未生先其未形也善本無也字 向曰 言制事在於未發磨礮砥礪

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礮力公切尚書注曰砥磨石也 翰曰為事不

已必見其效此所以諫王久為逆謀 恐一朝見用矣磨礮皆磨石臣願五臣本 無臣字王孰

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齊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既舉兵

上書

深

反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也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

去

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

笮

音昨善本

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戎為難舉兵而却

善曰胡

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漢書曰南夷自雋東北君長十數祚都最大祚在洛反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良曰言秦

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六國矣六國韓魏燕趙齊楚關東連兵曰從距至也羌笮夷名

六國乘信

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

善曰漢書音義曰孟康曰魏公

子無忌號信陵君又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負也銑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五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

後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以拒秦燕復使荆軻以刺秦王

并力一心以備秦

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

善本作是字

何

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

之地兼六國之眾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

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

言地多十倍民多百倍向曰項羽分秦地為三而漢全有

之故云全秦而盡有六國之眾又脩恩義以撫戎狄而羌夷

來朝比之於秦其地十倍其人百倍過之也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

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

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

猶蠅蚋而之附羣牛腐輔肉之齒利劍鋒接必

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齒猶當也翰

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無事天下聞吳率失職

言必敗無成事也腐朽也齒猶觸也

上書

漢

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濟曰失職謂削地也責求先帝約謂本封也今漢親

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也良曰二公謂晁錯也錯為御史大

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前過謂削地也是大王之善本無威加於天下

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

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銑曰隱匿謂僻在東海也居過中國

謂勝於京師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

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善曰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又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

又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興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向曰方輸謂貢萬物也

錯雜也珍怪寶玩也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

山東府吳府名也

不如海陵之倉

善曰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然耳 濟曰海陵縣有吳太倉

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奇守禽獸不

如長洲之苑

善曰服虔曰吳苑也 韋昭曰長洲在吳東也 良曰上林天子苑長洲吳苑名 游

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善曰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 蘇林曰以

海水朝夕為池 銑曰曲臺漢宮臺名

臨上路言 深壁高

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

向曰壁壘軍城也副重也 關城函谷峽武等關

淮南吳之所以為固也

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

疾歸尚得十半

善曰言王早還冀十分之中得半安全 翰曰十中有五得免禍

不

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

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

齊曰羽林黃頭襲水戰者也掩其不備曰襲都

上書

開

謂吳都廣陵也

魯東海絕吳之饗道

善曰吳饗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

郡以絕其道也地理志有魯國及東海郡也

良曰魯東海二都也使之絕吳人饗饋之道

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

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銑曰梁王武也滎陽縣名

夫三淮南之計

不負其約

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王勃也及吳楚反皆守漢約不從吳也

齊

王殺身以滅其迹

善曰晉灼曰齊孝王將問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欒布等聞初與

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

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 四國

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善曰晉灼曰膠東膠西齊北吳楚臨淄王也發兵應此謀應

劭曰漢將酈奇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也杜預左氏傳注 出於郡也趙王遂發兵應吳此事以彰不可掩覆今天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善曰張晏曰吳地方千里

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也

良注同

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

善曰如淳曰張、羽、韓、安國也又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也服虔曰弓高侯韓頰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

注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

向曰言吳兵之急壁軍城

臣竊哀

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善曰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考之得罪辭連淹

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向曰詣謁也餘注同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善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

信謙謂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考異
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也 翰曰賤臣鄒衍也

上書

深

叩心言根也

庶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臺

五臣本作堂善曰淮南子曰

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海水又出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寃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濟曰襲及也餘文同 下官毋讀其書未

嘗不廢卷流涕

善曰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

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揚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善曰淮南子文也高誘曰

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

顧者此也

善曰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

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良曰伏死不顧寃之

深也此謂由此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

今知之

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言今

乃知

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善曰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又曰願王孰察少加憐焉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

衣韋帶之士

善曰淮南子曰處僻之鄉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北齊人所謂形植稜黑憂悲而不得志

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採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向曰三言

自微

賤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為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

是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

金華之殿

善曰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猷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

上書

闕

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翰曰日者猶頃

者謬得謙詞也升降出入於承明闕金華殿謂嘗官於朝廷

也何嘗不局影疑嚴側身局禁者乎五臣本作也善曰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局濟

曰局影側身皆戒懼也疑堅嚴敬也局禁宮闕之間也竊

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

豫三五賤伎之末善曰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因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

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

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佗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

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

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關

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

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

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

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良同善住

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

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

善曰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曹植豔歌

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餘文同銑注銑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書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

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佩酒荷也荆卿即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趙襄子而不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

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智伯死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

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分分義也

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善曰左氏

傳曰衛太子迫孔惺於匱強盟之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未半父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鯁敵子路以戈擊之

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執二公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若

不有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奔稠弔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向曰掩言願殺身如此萬中有一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善曰

鄒陽上書自明曰剖心折肝相信信豈移於浮辭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放至也左氏傳箴尹克

上書

深

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翰曰比干不避殺身而忠諫於紂紂剖其心而勸焉踵足也所天謂建平王不

圖小人固陋坐貽謗善曰揚惲書曰言固陋之愚也濟曰小人固陋淹自謙也貽取

也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復影弔心酸鼻痛骨

善曰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圜當為誅始詩曰顧占周道中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麴武曰

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良**下官聞虧名**

曰墜陷也昭憲明法也限隔幽圜謂獄也**為辱虧形次之每以一念**五臣作是**來忽若有遺**

善曰尸子曰眾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季陵荅蘇武書曰每一念至忽然忘生**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

銳曰虧損遺失也言如有所失**木石與獄吏為伍**善曰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今少卿

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雍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

雲之重也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也向曰涉歷也伍對也此少卿所以仰天槌直心泣盡而繼

之以血者善本無也善曰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

曰少卿李陵字也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心而泣血也言己之恨同於李陵

官雖之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善曰燕丹

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

之下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

而授老子論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次則結綬金馬之

庭高議雲臺之上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

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

左氏大義濟曰蕭朱結綬謂相薦達也金馬待詔也高

議論政理也漢宮有雲臺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善曰漢

上書

開

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也良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善曰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丹書之信重以

同善注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銑曰啓開也冊書也寧當爭分寸之末競

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善曰左氏

傳曰叔向詒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向曰言毀讒之深能銷磨金石之堅

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善曰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

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護國醫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

戲倫謂倫曰聞卿爲吏筭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也

翰曰不義謂筭婦公不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過兄也餘文同善注

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

史遷下室

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絳侯誅諸呂囚於清室又曰而僕又伯之蠶室良曰絳侯周勃持

兵北軍故曰上將後就國有誣告反而下廷尉是謂恥也太史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蠶室故云名臣之羞蠶室刑人

所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

善本無以字

魯連之智

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

善曰司馬遷書曰如僕尚

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也論語曰楚狂接輿

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銑曰魯仲連為趙却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接輿佯狂避世而行歌也

陵閉關於東越仲蔚

尉

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

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與世祖同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

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向曰嚴光餘姚人餘姚越也閉關謂不出也杜門與閉關義同扶

上書

深

風秦地也良可知言皆恐患難故去於代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

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善曰莊子曰鉗墨程之口燕丹子荆軻曰

田光向軻吞舌而死何以見齊魯奇節之

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善曰左氏傳子方曰事子我而有私於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

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

濟曰齊魯燕趙義俠所出方今聖曆欽明天

下樂業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青其業良曰聖曆謂天子也曆曆數也欽敬也

雲浮洛善本作榮光塞河善曰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

至于日昧榮光並出暮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也西

洎臨洮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善曰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

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向曰皆邊名泊距皆至也

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

醴善曰揚雄覈靈賦曰丈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贊智贊音攢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握昭景飲醴贊爰為曆宋均曰

昭景為景星所昭也 翰曰言旁及四夷皆浸沐天子之仁義景星醴醴泉皆瑞也謂昭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昭明也

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

善曰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鄭司農曰圜

土獄城也 齊曰圓門亦獄門抱痛含憤恨之深

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善曰家語孔子

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云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良曰凡一微物失其所足可以悲而况人乎 仰惟大

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鬼不愧於洗首鵠 善本作

亭之鬼無恨於灰骨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徙無罪

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共孔公令厚葬之乃恩

上書

開

及白骨故云不愧沈首也說苑曰景公政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鵲奔亭銑曰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鵲奔亭夜有婦人來告寃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敞掘之果然言寃得明假使夾粉恨也

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

任彥升

善曰梁武詔助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鄉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

制付使者
向同善注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
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

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翰曰緒事也俯下也不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

魏稱三祖

善曰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

齊曰謂武帝雖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鄉公詔云昔在三祖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昉引

之**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善曰家語曰昔者舜禪五絃琴造南風之

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良曰舜禪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不相違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此漢魏之主不足繼想耳

性與天道事絕稱言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豈其多

啓

開

幸親逢旦暮

善曰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
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

者是曰暮之遇也
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也

向曰

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

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

善曰答賓戲曰泥蟠天
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

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偕為郎中又曰
東方朔待詔金馬門也 翰曰易云潛龍勿用謂帝在齊朝

時昉已得承奉也法言云以孔子之門論賈誼升堂相如入
室昉自言彼時已有升堂入室之聲也又易曰飛龍在天謂

帝建梁而登極也漢嚴安徐樂上疏言
世務昉自云此時同此二人而待詔矣 惟君知臣見於

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

善曰左氏傳
君子曰古人

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者
也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

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詭集有辯
才論 濟曰言帝知我訥言戲云辯才也 謹輒牽率庸

陋式訓天獎

良曰庸隘謙詞也式
用訓答也獎猶恩也

拙速雖效蚩鄙已

影

善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牋曰蚩鄙益
著閻纘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賁露蚩鄙 銑曰謂答詩

便成而附使上也

拙速蚩鄙皆謙
詞也效呈也蚩輕鄙小鄙露也 臨啓慙慙六女罔識所

實

音至恧愧
也實置也 謹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卞彬字士蔚官

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壺字望之永嘉
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

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
賊二子眡眡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

開府謚忠貞公眡音
真忍切眡休于切

任彥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五臣本無
當賜字

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

啓

開

壺墳瑩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

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善曰王隱晉書述曰壺及二子死徵士程湯聞而歎

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相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

濟曰緒微也昧不明也忠謂壺死王事孝謂瞻旰死父難也良曰名教謂當時士大夫為之悲傷也隱淪謂徵士程湯也

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善曰廣雅貿易也銑曰裔嗣淪沉也言年代遷易後嗣

孤弱而沈塞也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

哀歌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竊悲之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空其中樵兒牧豎躑躅

而歌其上也向曰言壺墓摧殘若此也表石表也蕪沒也丘墳也狐兔穴其中童兒牧豎登其上而歌也感

慨自哀日月纏迫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翰曰言彬自傷感纏迫急

而增歎也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善曰杜預左氏傳序

曰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布德

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 齊曰弘大宣示也言盡是晉臣而

梁武大示教義故脩理 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

之非求功效於今也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子曰周任

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良曰言壺餘德不滅而彬仕梁

代也烈業泯滅也陳力 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 善

謂入仕也異代謂梁也 左氏傳曰凡諸侯薨于朝會葬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良

曰渥厚也言壺為晉死王事而不加爵賞故云闕於晉典

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 五呂本作世 善曰戰國策顏

去柳下季壟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 銑 臣亦何人

曰此刑以絕今天子脩壺之墓是遠流此代 敢謝斯幸 向曰非分而得謂之

幸言非身所敢謝也 不任悲荷之至謹奉

啓以聞謹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善曰劉璠梁典曰昉為

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

啓

開

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翰注同

任彦升

昉啓

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錄之

近啓歸訴庶諒窮款

奉被還旨未垂哀察

良曰諒信也款心也還旨謂不許其辭也

悼心失圖

泣血待旦

善曰左氏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白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

於品庶示均鎔造

善曰鵬鳥賦曰品庶

每生倉頡篇曰鎔炭所以行銷鐵也

向曰鎔造造化所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微細示同造化之一物耳

祿祈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

善曰論語曰子張李

干祿言已之所陳但正虧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向曰干祿榮寵自拔擢於衆其損禮教不堪關於視聽皆謙

也 所不忍言具陳茲啓

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啓公羊傳曰謂之新

官不忍言也

昉 善本作君字

往從末官祿不代耕

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

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 翰曰言祿薄也

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

昏之半

善曰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良曰甘旨

飲食晨昏定省由飢寒限役廢闕其半

膝下之歡已

同過隙

善曰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之則是無窮 銑曰言父母生之膝下

以養父母此歡有如駟馬過隙之疾也

几筵之慕幾何

可憑

善曰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椽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

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入壽幾何 向

且奠酌不

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聞

若無主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喪所

啓

開

薦饋曰奠聲類曰酌以酒祭地也論語子曰吾不與祭又曰祭神如神在也埤蒼君曰聞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遺繼母憂上書曰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主 翰曰奠酌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所寄也晨暮無人哭臨則寂寥無祭主矣聞空也

多喻 善曰呂安荅嵇康論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也 齊曰言為服喪無別理也窮咽哀泣也多喻多比喻也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善曰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

字又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良曰格至也區字天地也塗道也

嚴命 善曰孟子曰沛然下雨 銑曰言降臨恩澤霽然如雨

至無心 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

也 向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 聖錫類所及匪徒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爰於也

教義 善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以此 翰同善注 不任崩迫

之情謹以

善本作奉字

啓事陳聞

齊曰崩迫切急也

謹啓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九

開化圖書
k a r h u a d i r a r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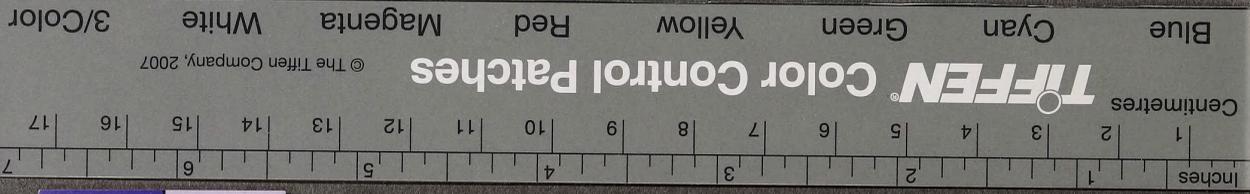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chua-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六臣註
文選
二十

開化圖書館
Kaohsiung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